

小小说

那条荒僻的路

刘铁建

这是两个屋场之间的一条路。两个屋场分属两个村,屋舍井然,树木葱葱葱,一上一下,相隔不过五里。之间除了一东一西两条大路连通着,中间还有一条小路牵扯。大路水泥筑就,东边那条靠了青龙山,西边那条依着幽圳河,敞亮宽阔,相向走车丝毫不见局促。小路却弯曲、窄小、荒草萋萋,在这近似于一个小平原的田舍间默默蛰伏、无人涉足。40年前,这条小路其实是条“大路”,通渡口,走镇上,别无他途;70年前则是条“官路”,走州过府的必经之道。是近些年逐渐荒芜生僻的。要不是藤青近期老走那条路,许多人根本不知道那儿还有条路。

藤青是砖匠,六十有三了,人还精壮,同年殷奉的,好些专门在家享清福,他却舍不得丢了那把砖刀,只要有功夫做,照旧出门。只是去年失了伴。那样一个做事乖巧说话细声细气的女人,说走就走了。累了一天回家,冷冷清清的,一口热水热饭弄到嘴,样样得自己动手。儿子儿媳在山里承包了一个大型养猪场,陪他的,就一条小黄狗。

早稻播种的时候,藤青看见了同样在播种的秀芬。两人都有近两亩的责任田,就在那条小路边上,搭着界。这么多年挨着田劳作,混得烂熟。秀芬家那幢两层小楼就是藤青那一班人给造的,近一年的造房期间,带班人藤青夸人,秀芬了如指掌。那是5年前的事了,秀芬的男人还在。今年过完年,比秀芬大上八岁的大男人脑溢血去世。秀芬也不年轻了,奔六十的人,大儿子在县城做公务员,小儿子在村小教书,孙子孙女都大了,平日也是一人在家。

望着裤脚挽得老高在田泥里撒播的秀芬,藤青就说:“他嘛,两个儿子都有出息,你也年迈了,还死做干啥,怕儿子不养你?”秀芬着意把艰难的脚步挪动得轻松些,说:“肖师傅,就弄了两亩田,耕田、收割喊机工,就剩平日管理,累不倒人的,自己种了,碾米蒸饭,养几只鸡也有谷粒啄,几大方的。”说完就笑。起先说话的人从那声音里听到了自己的意味,充满善意,于是说:“我也是这么想的!”

藤青将撒播的速度加快了一些,撒完,走过田埂,勉强接过秀芬手里那只铝桶,帮她撒完了剩下一丘田。

自此,藤青在那条小路上走得勤了,总有他来回的身影,清早和傍晚尤甚。秀芬有时也在小路的那头走,两头走的人,落脚点在相同的地方,小路的中间,两个身影由远而近,不急不缓,走拢了,并不挨得十分紧,或站或蹲,或一蹲一站。田野里,难断话珠子的两人,不一定觉察到两个屋场里以及远处其他地方,有许多双眼睛热切地凝眸着他们。

藤青回转身时,听到有人大声笑着问:“肖师傅,到哪?”被问的人也笑着答:“走田塍,看来!”旁边人明知答非所问,还问:“禾长势好?蓬蓬长哩!”答的人心里更是欢喜。这种欢喜感染了近旁的人,只听见一片乐呵呵的笑声。

秀芬回头走,步子飞快,像赶场,猛地被截住了,秀芬嫌,这样早(或这样晚)干啥呢?就笑,走得更快,丢一句,看田里要放水不(或说看禾上了虫不)。低着头拐过墙角就不见了。扯起的耳朵听得见向的那些人咯咯咯的没有一点压抑的开心的笑。

晚稻都成熟了,小路上两头走着的人还在走。秋收后,田晴地干,小路两边的荒草日新干枯,中间早踩出来的道道,灰白的,光光的,溜溜的。藤青在横过一小水渠的一块青石板旁边增添了一块水泥板,在几处残损的地方作了修补,顺沟走的那段,一些老柴柴用锄头挖走了,走在上面,没有一点荒僻的感觉,从曾经,只觉得亲切。这时,常跟他“碰头”的那人不太出来了。他就径直走到她家里去。

这时,就有人说:“肖师傅,走大路,多舒服!”藤青笑了,望着那人,说:“大路太拐,抄小路,图近便!”

过了一段时间,藤青和秀芬双双走在一起,有时从这头走那头,有时从那头走这头。有一日晌午,走着的时候,有人讨要香烟喜糖,藤青就呵呵笑着发烟,每人只一根。吸烟的人大呼,喜烟应该是两根的。藤青朝大家拱手,说:“夜里来喝酒!”那日,两人全身上下穿得一新,身上揣了刚扯回的大红证件。

两屋场来的人,凡步行,从此多走这条小路。挑豆腐担子,水酒担子,收破烂的,也走。小学生去学校,也走。村人早、晚散步,也走。当看见成群的人在这条路上来回走着的时候,藤青的儿子,那个“猪佬信”,出资6万元,用水泥把它筑了。

诗词五首

周方

观冬柳偶感

岁暮风霜鼎力扛,枯丝万缕剪沧江;闲人莫道东君急,早有寒梅映雪窗。

咏神农城红枫

一路空山满目枝,溪流细瘦百花稀;寒山难觅欣然色,幸是枫情万种时。

咏酒

好酒时倾三二杯,藕心滞念化成灰;细推物理须行乐,自有乾坤梦换回。

致商旅同行·长相思

孤独行,结伴行,水阔山重共一程,难手是有恒。南来征,北未征,直挂云帆沧海舟,舟行梦莫停。

别妻·玉楼春

经年勤劬微茫利,逆旅为家客似寄。夫妻屡屡别离多,山水迢迢欢聚少。但求脚下风云路,参透人间烟火气。男儿心底有神州,去意徘徊终忍泪。

川贝雪梨

谭红明

感冒近一个星期了!周五回家,我坐在客厅喝水,还是不停地“咳,咳,咳……”。妈妈见了,没多说什么,只是细细地打量着我。半晌,她忽然说:“穿这么点衣服哪里够,你要多穿点衣服。”说完起身进房里去了。

没几分钟,妈妈又出来了。手里拿着药片,放到茶几上。“这是润喉的含片,只有两片了,你试试看。”她叮嘱着。虽然觉得这东西也许没什么效果,但我不想违逆她,便挤出一片含在嘴里。口中津液立马融进一股淡淡辛辣之后的清凉,感觉不错。

晚饭后,我习惯性地走到门口换鞋子,准备出去散步。妈妈的声音在身后响起:“你经过药店的时候,记得买点药。”

“好!”我随口应了一声。已经是冬天了,天气却分外爽朗。一整天非但没有冬的凛冽,反而阳光明媚,温暖和煦!走在渐渐被黑夜笼罩的偏僻路上,很清静。不经意间,月亮已经悄悄爬上云头,洒下一片清辉。冰水河也不甘寂寞,把映入水中的那个白玉盘揉碎了,融进河面上粼粼的微波。真是水天一色,充盈着“独上江楼思渺然,月色如水水如天”的幽美恬静!虽然偶尔的咳嗽让我有点不适,这样的夜色还是让我心情美美的。

尽兴之后,便往回走。过小区门口药店的时候,我记起了妈妈的话。进去买了一堆什么治疗慢性咽炎,支气管炎的药。不知怎的,这药店最近没法刷医保卡,只好记账,我已经记了好几回了。

翻到记账的那一页,我惊奇地看到最后一行写着“尖贝”两个字,后面签着妈妈那歪歪斜斜的名字。那个营业员看我满脸迷惑的样子,于是解释了一句:“你妈妈说买给小孩子吃的,刚买没多久。”

我确定那就是妈妈的笔迹,但还是满腔不解,我家哪有小孩子?清清也没回家呀!难道家里来了客人?

“奇怪,我女儿在苏州读书,家里没有小孩子呀!”我一边签字,一边笑着对那个营业员说。大概她也觉得无从理解,便陪着我傻笑。

回家刚进门,就听得妈妈问:“你到药店买了药没有?”

“买了。”我正在拖拖鞋。

“我给你蒸了尖贝雪梨,在高压锅里,你去厨房端出来吃。”妈妈接着说。

我一愣,这时候才明白过来,原来那个营业员口里说的小孩子是我自己呀!唉,都奔五的人了,哪里还会想得到自己是个孩子呢?

默默走进厨房,轻轻打开压力锅,双手捧出那个用碗盛着的冒着几缕热气的雪梨。

妈妈蒸的雪梨看上去特别完整!她先用刀子把梨子有柄的那段横切一刀,挺像我平时剖柚子,第一刀把尖尖的那一头平削下来。然后用小刀把雪梨里面的籽一点点挖掉,让梨子的中间形成一个椭圆形的坑洞。再把洗干净并敲碎的川贝(妈妈习惯性称之为尖贝)和冰糖碎块塞进去,填满之后用刚才削掉的那一块带柄的梨壳盖好,如同给它戴了个帽子。最后用两根牙签从上往下插进去,整个雪梨便稳稳当当,看上去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拔出牙签,便可以看到里面碎碎的乳白色川贝和没有完全融化的晶莹剔透的冰糖。我用不锈钢勺子挖着吃,很甜!那种甜,一直甜到心坎里。吃完梨子,我端起碗,仰头把碗里的汁水喝得一滴不剩。

我见过太多的父母,每当自己孩子的事情没做好或者犯错时,总是大声呵斥,横加指责。而我妈妈从来不一样,她只是默默替你去做她力所能及的事。你饿了,她给你做可口的饭菜;你洗完澡,她帮你把衣服塞进洗衣机;天冷了,她提醒你注意添衣服……

就这样,年复一年,时光如梭。妈妈老了,头发白了,脸色灰暗,挤满皱纹!

就这样,我慢慢长大,而立,不惑,渐渐知天命。我以为我不再是孩子,我以为我即将走过中年也将老去。

我不知道的是,原来在妈妈的心里,我还是小孩子!

也许,总会有那么一天,我将告别我的妈妈!恐怕那时,在她的心里,我还是和小时那个牙牙学语,步履蹒跚的我并没有区别。

我永远只是她的一个小孩子。

旧事

单身楼的回忆

罗治台

1974年,我退伍后回到邵阳市第二中学,市退伍办便将我与另两位同学加战友分配到株洲供电所。

那时,株洲没成立供电局,只有供电所,全所仅三百来人,分布在市区、浏阳、醴陵、攸县、茶陵等地的变电站或巡线站。报到后,我们在人民旅社住了一段时间后才被所后勤组安排住进了单身楼。说是单身楼,其实并非单身们所拥有,一、二层是所全所各室、班、组办公的地方。第三层才是真正的单身领地,东头最大的一间是会议室,三小间住着女单身,西头的十几间房属男单身,每间住两至三人,严重的男女比例失调。

每当夜幕降临时,男单身楼可热闹啦,最热闹又当属夏夜。一扇扇房门敞开着,敞开着一扇扇心扉。从外面往里瞧,一览无余,红漆木板上坐着赤膊外线工们,他们隆起的肱二头肌在电灯光下闪闪发亮,饱胀着阳刚之气,也充满着诱惑。遗憾的是,很少有异性来此光顾。

那时青年人业余生活的单调与乏味,晚上不用甩老K,下下象棋又怎么好打发夏夜的躁动和单身的沉闷呢?而且,那时赌博是万万不可的,如此,牌客们只好以戴安全帽的惩罚方式来刺激牌局啊!

子夜一过,天渐渐地凉了起来。单身楼的扑克牌和象棋都感觉累了,工人们更累,他们在公共厕所简单地冲个凉后也渐渐地进了梦乡,唯有最西头那间小屋里的把胡琴还在凄凄惶惶地诉说着衷肠。拉琴的是位长沙伢子,“文攻武卫”那年无证开汽车轧死了人,被判刑三年,监外交本单位监督执行,从而自个也葬送了三年青春好时光。不知他是在追述离他而去的女友呢?还是叹息那段不堪回首的历程。

“啊!”突然,一声野狼般的号叫在走廊间回荡,打破了夜的肃穆与寂静。唐老信又发酒疯了!每隔一段时间,唐老信总要来那么一次号叫。唐老信是上海人,50年代支援内地建设只身来到湖南。故园三千里,湘衡二十年。老婆孩子年年盼他早点调回去,可就是未见回。他一定是梦中想起远方的妻子儿女了,所以,尽管他惊醒了整楼人的好梦,整楼的人还是能谅解他的怪声怪气。第二天,人们依然会亲切地用“越语”招呼他:“唐师傅,你昨夜是想家了吧?”

“胖胖,你何解到我的铺上喽?”半夜出差回来的黑皮揪着胖胖的耳朵问,“老周的堂客从老远的地方来了,未必还不主动让铺?”胖胖理直气壮地回道:“好好好,我们今夜就挤着困!”一听是两地分居的周嫂来了,黑皮的态度一下子软了。

主动为同室的恋人或爱人让铺腾空间,这是那时单身楼不成文的规矩,也是在同一艰苦的环境下,心与心达成的默契,被工人幽默地称为“为爱腾铺”。

岁月如梭,白驹过隙,四十多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昔日的供电所早已升格成电业局了,尔后又嬗变成了供电公司。当年的单身汉们早已成家立业,各自搬进了新居,住上了高楼层洋房,有的成了爷爷,有的成了外公,一个个享受着退休后的闲逸舒适。而那单身楼呢?早就改造成豪华的四星级酒店了,耸立在建设南路,正天天笑容可掬地迎接五湖四海来株的宾客。

如今供电公司的单身楼,距离新建的办公大楼不远,是一色的标准间公寓,与那时的单身楼相比,条件不知好到哪儿去了,只是不知新单身楼的故事还与当年的故事相似否?我想,那样的故事不会再有了,时代不同了,与之派生出来的故事也一定有所不同。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

“评工分”的往事

肖又铮

早几天回老家,我和几位老邻居聊起如今的幸福日子,个个脸上堆满了笑容。张老爹说:“我儿子在广州打工,每个月收入一万五千元。”赵老爹接过话题讲:“你这算什么?我外甥在长沙创办绿色食品公司,一年纯收入八十多万元。”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说着,在上世纪70年代当过生产队长的尹老爹,嘿嘿笑了两声:“现在的生活真好!各位也别忘记了50多年前,我们挣工分,一天10分到年末,还只能分得几毛钱。”他这一说,慢慢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那时,在生产队出工,每个社员都有由大家评出的一天所得——底分,一般身体强壮的男劳力,能得10分,女的再好的劳力也只能得6分。评工分看似简单,却很复杂,劳动能力虽说是主要因素,但人缘关系,尤其是与队委会干部的个人关系,却是隐形因素。要知道,工分高低关系到每家每户切身利益。一年工分多,结算起来分的粮食和钱就多。因此,定期评工分会议,总会吵成一锅粥,谁都爱斤斤计较。

这天晚上,生产队召开会议评工分,一开场,社员们七嘴八舌叫开了,这个比那个要高一点,那个比另一个要低一点,争得面红耳赤,有的哭爹骂娘。生产队长站在一条高凳子上面,用一根棍子敲得门板咚咚响,才会把会场安静下来。他要搞民主评工分,一个个自报公议。可生产队长按名册叫第一个人——桂花时,就有些棘手。她爱人是某工厂工人,属“四属户”(俗称“半边户”),社员们总以为她家里人吃生产队的粮,端生产队里的饭碗,大家共养了“四属户”。本来有些偏见,评起工分来也是如此,有人说:“她最高也只能6分。”讲句实话,桂花虽个子不高,身材矮小,样样农活都能干,插秧、打禾、犁田等不比有些男劳力差,就是因为说话直爽,得罪不少人。这次大家又给她评为6分,她气得跳脚,狠狠拍了一下会场中间的红漆桌子,大叫一声:“评我6分要得,明天大车场的几丘田,派另一个6分底分的人去犁吧。”说着她带着7岁的儿子,气呼呼冲出了会场。

第二天,生产队长派了一个10分底分的男劳力,到桂花家牵牛犁田,平日爱牛如命的桂花将一头水牛养得膘肥体壮,可别人难得接近它。桂花叫它就服服帖帖,活像一只母鸡。当男子汉牵着牛,拉着犁,来到大车场,大水牛根本不听使唤,牛犟牛犟都套不上,躺在田边滚得男子汉满身泥巴。用牛人只得叫队长叫桂花说好话,劝她去用牛。她赌气地说:“10分的人用不得牛,我得6分的也用不得。”

结果,生产队长叫几个强壮男子汉,将牛套在一架宽宽板车上,去平山塘石灰厂运石灰,一天拉好几趟,每趟要拉七八千斤,大水牛就这样活活累死在路上。桂花想到工分没上去,心爱的牛又累死了,几天寝食不安,心痛不已。在爱人再三开导下,她才渐渐振作起来,在每项农活中仍然表现出色,让大家心服口服。第二天,她终于每天挣得了7分,大违的脸上绽开了笑容。

不过,在我们大队,也有让工分的事情,那是因为人到中年的刘兴妻子不幸去世,留下一子一女,劳力不够强壮的他生活比较困难,独生儿子的他,还要照顾年老多病的父母。当时尚未娶到妻子的单身汉李叶,想到比自己长8岁的朋友刘兴,拿不出钱财帮助,于是当着全体社员,在评工分时,主动将评定的10分底分降为9分,而刘的8.5分升到9.5分。对这事,生产队长犹豫不决时,李叶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和纸,字写笔载:“我的工分底分自愿由10分降为9分,刘兴每日工分则为9.5分。”在全体社员热烈掌声中,通过了李叶的自行决定,当时42岁的刘兴感动得流下热泪。一年半以后,刘兴将最小的妹妹,年方27岁的漂亮小学教师介绍给上公社会计的李叶,10个月,他们顺利结婚。这成为至今还在传扬的一件美事。

